

走读

草原之夜

马斗全

蓝天下的草原,尤其是与雪山相连的草原,对内地人来说,是十分向往的景色。

因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一项文化活动,我与几位诗友来到了天山外这片神奇的土地,饱看了多处草原与雪山,真是一番绝美的享受。来此之前只想象草原与雪山之美,从未想过草原的夜晚会是什么样子。到后方知,草原的夜,更美,更能感受草原之美。

伊犁的草原,有一处叫可克达拉的地方,因被誉为“东方小夜曲”的《草原之夜》产生于此而出名。在可克达拉,哈萨克毡房,已在此工作多年的刘亚丽女士主动为我们唱了《草原之夜》。热情而动听的歌声,分明使人感觉到她对草原的无限深情。那场景,那情味,令人难忘。虽然此前曾听过一些明星歌手唱这首歌,但都没有在可克达拉听刘亚丽歌唱这样打动人心。对我无端觉得,明星演唱《草原之夜》属娱乐,而刘亚丽唱《草原之夜》,是对草原的真心热爱与赞美,更是对文化的敬重,这本身即是一种文化。说这话对田震等歌手似是一种唐突,但这是我真实的感觉。所以当时即有诗一首赠刘女士:“宛若深情唱故园,旧歌一曲似新翻。天涯归去逍遥里,知每因君忆草原。”

在可克达拉,塑有《草原之夜》歌词作者张加毅像,还有图片展示,甚至有仿照其所居而建的窝棚,以纪念他对可克达拉草原的贡献。草原上的人们对文化格外重视,对于曾为草原做出贡献的文化人,总是怀着感激之情。王蒙故居在距此不远处,听说也已修整,以感谢王蒙对草原的文化贡献。

大概因为人们白天只是游览,只有到夜晚,才有时间回味、谈论,从容思考,所以我觉得,草原的夜晚,才能使观赏与文化结成一体。所以我们的晚饭时间很长,每每要闲聊、谈论、交流好几个小时。对草原的感悟,一些知识的了解,一些问题的探讨,包括诗稿的推敲,多在茫茫夜色里。

我们还在非常美丽的唐布拉草原住过一夜。空旷的草原上,一家小客栈,一个餐厅,不多的客房,组成了绝妙的唐布拉之夜。那天晚宴,尼勒克主人热情可感,座中汉哈回蒙朋友相得甚乐。客栈的服务员,或许就是老板娘,一位中年蒙古族妇女,为我们献歌十来曲,多为赞美友谊和祝福之歌。那不是一般的唱歌,而是高水平的演唱,令人惊奇,而使晚宴成为欢乐无比的晚会,我的诗有“主客相亲满座哗”之句,可以想见其情形。其他几位诗友也都有诗记之。我说有幸偶遇这样一位歌手,竟唱得如此好。有人告诉我,她的丈夫唱得更好,这几天接受邀请去外地演唱了。

那晚,虽然已很累,但我还是睡得很迟,尽情享受草原之夜,感受空旷与博大,体味清新与静谧。我的感觉告诉我,草原之夜,不是荒凉,没有寂寞,而趣意盎然,并且更多文化。

当地的杨红女士希望我们每人至少为唐布拉或尼勒克写一首诗。这个要求太低了,却又显得太重了。以前不论到何处,作诗是很自然的事,这次却使人有接受重托的异样之感。虽然水平有限,但我肯定会用心认真地写,而且会写好几首。《唐布拉草原之夜》,即记录了唐布拉草原和草原之夜的切实感受:“遥天雪岭西望久,万里今来一放歌。如画山川供俯仰,宜人风物对消磨。鸟声歇后星芒近,夜色丽时诗思多。好梦为留尼勒克,他年寻访定重过。”与其他几首,不知能否向杨红女士交卷。

临离开伊犁时,在伊宁市的东城花园湿地边,看到排列有序的**砖砌**之基,我问这是做什么用的,当地朋友告诉我,是按设计预留的**树碑**之处,雕刻优秀诗篇。并说:希望各位能有歌颂草原的好诗,刻于这里。闻之真令我们这些被称作诗人者倍生敬畏之心。草原人们对文化的重视与热爱,真是令人感动。

自从北京直飞伊宁的航班开通后,内地与伊犁的距离更近了。“他年寻访定重过”,为了伊犁的风物,伊犁的朋友,更为伊犁的草原之夜,我会重到的。

大地脉络

徐一鑫

即使身处寒冬,他依旧能够感受到那时的酷热,以及汗水覆盖毛孔的触感。

双手揣兜,口中的水汽在冬日的严寒中凝成了晶莹的白雾,在展风中盘旋着上升。在他的面前,是宛如被神之手所抚摸的大地,深浅不一的沟壑,宛如叶片上精致的脉络,在黄土上流淌着。时间是清晨,地面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雾,就像是覆盖于美人胴体上的一层薄纱。他踉了踉跄,有节奏的撞击声在空荡荡的山间回响着。感受着宛若交响乐和谐统一的节奏,他的嘴角微微上扬。

没有什么神之手,也不存在什么不劳而获。大地的脉络,只不过是人类汗水千百年来冲刷涤荡的结果。

于是又回到那个夏天,当一切伊始,大地从沉睡中缓缓苏醒。

他背着手立在高台上,眉头微微上挑,心中的讶异已是不言而喻。远处眺望,他所见到的不过是一个个工蚁般劳作的身影。可越是走近着一片炽热,就越能感受到其中源自心灵深处的振奋人心的呐喊。他看到了挥舞的农具,他看到了汗水,他看到了无数坚毅的灵魂盘旋着,融于土中。他感到自己的血脉之中的某种东西正在苏醒,它躁动不安地鼓舞着那颗早已炽热的心。它令目光炯炯有神,它令肌肉焕发发生机。他感到后背沁出了汗珠,像是在皮肤之上奔走的小兽。于是他走下高台,握住了那柄像是扎根于土中的锄头。厚实触感,细腻的包浆,双手握上的刹那,他听见了自己的灵魂的欢呼。与生俱来的记忆占据了他的胸膛,让他挥起了那个他几乎从未触碰过的器具。千百年来,人类一直都梦想着征服他们目光所及的一切,于是农具与武器被创造出来,使人类的火种遍布大陆的每一个角落。仍不满足的人们发明了飞机、船舶,于是在世界的任何一处都能感受到人类灵魂的温度。可事实上,越是依赖于机器,人与自然便越是渐行渐远。在他将锄头嵌入地面的刹那,他突然明白了这个看似容易却又困扰了人们上千年的问题。

阳光依旧不依不饶地灼烧着一切,汗水垂在鼻尖,发梢,模糊了双眸。他能清晰地感受到体内被一丝一毫抽取的活力。可正是这种自身体发出的呐喊,更是激起了他灵魂当中的桀骜不驯。他注意到了身旁银白色的胡须,以及那种与自然搏斗了几世几代,无所畏惧的神情。这种神情给予了他渴望,以及更为强大的精神燃料。从地下翻出的土壤散发出丝丝凉气,抚慰着他焦躁不安的身躯。不知怎的,他抬起了一直盯着地下的头颅,才发现眼前已犁出了一条笔直的小径。他神情愉悦地看着这条小径,虽说这不过是江浙大地千里平原上一道无关紧要的纹路,在他眼中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。

他放下锄头,吐出一口积压已久的浊气。

之后的每天他都会路到那里,他可以看到杂乱无章的黄土坡被规则的线条所分割。然后他看到了草皮与鲜花,汨汨的溪水流淌在他所奋斗过的小径上。后来,花园建成了。在冬日的严寒中,他回到了这片土地。

之后的很多年,他都在寻找那一日他握起锄头的理由。而如今他站在这里,早晨的霜露盖着大地,远处的山岳虽有衰颓,却仍散发着勃勃生机。在寒风中,他的灵魂开始躁动,他似乎感到背上沁出了汗珠,好似小兽在皮肤上奔腾。于是他猛然醒悟,那日的冲动,不过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血脉的鼓动,以及远处自然宽广的胸膛的诱惑。生活在都市中,他的四肢与思维似乎已经逐渐退化,但是当来到这一片朴实无华的田地之上,他便拥有了那原始的欲望,征服自然,创造未来的欲望。

这一刻,他多么希望,手边,有一柄好似扎根于土中的锄头。

不动声色

小店的灵魂

“

有不少这样的餐饮小店，有的经营了好几十年。这种老店的老板，不会刻意讨好进店的客人，也不会想办法进行服务升级。他们最在意的是守护住自己的风味，让老客人们不至于迷失

无感，看中的其实是饭菜的分量和口味，这恰恰是“黄焖鸡”的短板。我只去过店里一次，那个时间也就我一个客人。店里的音乐很动人，但是却有一点诡异的气氛，午餐时间，实在太过冷清了。

后来，“在家里面”的右手边又开了一家“绵阳米粉”。这是一对中年夫妻开的店，他们完全没有品牌意识，“绵阳米粉”只是一种地方特色餐饮，最起码也应该在前面加一个“李记”之类，但是老板却并不讲究这些。他们的店招，最直接地呈现了店里的食物，那是他们唯一能做的，也是在这个世界上最有把握的东西。

“老板”是人们对小餐饮主理者的称呼，但是在“黄焖鸡”里你不好意思喊这么俗的词，只能喊“美女”或者“小姐”。真正地道的餐饮老板，是充满烟火气的，身上有油渍的，体型也要胖胖的，这几项，米粉店老板都符合。

米粉店只做米粉和面，根据臊子的不同，又变化出

路上的美好

“

不管怎样，拥挤在这个城市的人们，都在按照他们遵循的方式、向往的方向，努力地活着，他们不吝啬释放善意，但更愿意建立一个大家都认同的规则，然后在这一规则下，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

地把我的车当成想顺路拉几个活的顺风车了，有个小伙子敲车窗，问“走不走？”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给车门解了锁，说，“回通州，走。”

三个男乘客瞬间就坐了上来，准备出发的时候，又有一个女乘客敲车窗，三位男士短暂地交换了一下意见，然后坐在副驾那位，很绅士地挤到了后面，把单独的位置让给了女乘客。在缩短沟通成本、迅速达成统一意见方面，北京的乘客效率是非常高的。

车上京通高速，有位男乘客问，“多少钱一位？”答，“不要钱。”问话的男乘客显然有种被噁住了的感觉，另一位接话，“为啥不要钱？”答，“就是顺路而已。”男乘客们不再说话，开始闲聊起来。到了收费站的时候，每人不约而同地拿出十元钱，说要交高速费，“这个您得收，不能让您出过路费”，我说，“真不用……”

结果车里出现了类似于饭馆中抢埋单的一幕，四个

古代文人与蟹

“

文人善饮酒，而蟹又是下酒佳肴。当年隋炀帝在巡幸江南时曾称螃蟹为第一美味，民间也有“螃蟹上桌百味淡”、“一蟹压百菜”之说。尤其是金秋季节，稻谷飘香，鱼肥蟹美，是食螃蟹的大好时节，也是文人吟诗的好题材

来自越，值我传车催去网。是时新秋蟹正肥，恨不一醉与君别。”黄庭坚更是对螃蟹情有独钟，他《次韵师厚食蟹》一诗中咏叹：“海饕糖蟹肥，江醜白蚁醇。每恨腹未厌，夸说齿生津。”宋人强至曾感慨说：“何时却挂吴淞帆，霜蟹初肥恰新稻”。方岳也有“草卧夕阳牛犊健，菊留秋色蟹螯肥”的诗句。

苏轼与常州丁公默为同科进士，友谊甚笃，苏轼在任湖州太守期间，曾寄诗丁公默，丁为表达感激之情，送来了螯蚶(梭子蟹)。于是，苏轼写了一首名为《丁公默送螯蚶》的诗，尾联是“堪笑吴兴馋太守，一诗换得

生活

张丰

自从我把书房搬到一个新小区后，吃饭就成了问题。每天中午，我都准时下楼，像在大学时奔向食堂一样，去下面的小馆子吃饭。

可以选择的不多。最初只有两家店，一家是面馆，名字叫“家里面”。这是很好的名字，给人造成的印象，仿佛就像在家吃饭一样放心。这家面店是我吃饭的首选，以至于每次一进门，不用开口，店员都会帮我喊出“三两牛肉面，一份蔬菜。”

虽然名字给人以家的温馨，但是这家店却不是夫妻店，而是几个年轻人的创业项目。他们与外卖平台合作，每天都有一些穿着制服的小哥前来取餐。有时候已经中午一两点，仍然有小哥过来，“一两鸡杂面”。店员的态度仍然温柔可亲，不会为这么小的单子丧气，因为小店的生意并不算好，任何一个订单，都是值得珍惜的。

这家面馆的左手边，是一家“黄焖鸡”。进去才发现，它和市面上那种“黄焖鸡米饭”连锁很不同，售卖的并不是快餐，而是自己做的一种鸡肉。和那些连锁店相比，这家“黄焖鸡”在装修上更有网红店气质，有一个阁楼，店员也是很文艺的女生。

和我料想的差不多，这家店做的鸡味道很一般。女店员衣着时尚，看上去不像是做餐饮的。阁楼是非常失败的设计，空间狭小，楼梯陡峭。主打菜品“黄焖鸡”是含汤的炖品，对服务员来说，要把滚烫的鸡汤端上阁楼，是相当危险的事情。所以，店员都鼓励客人坐在楼下的位置，这也让阁楼失去了吸引力。

这家店最根本的问题是形式大于内容。这是一个新楼盘，虽然有一个写字楼，但是“白领”并不多，来吃饭的大多是装修工人。他们对文艺风或者小资情调完全

随感

韩浩月

在大城市，交通出行是大问题，为了奔赴某个地方，为了赶回蜗居，很多人在城市里体会到了“在路上”的感觉。

在北京住了18年，交通方式发生了很多次变化。最初几年，在北京出行主要依赖公交，那时我住在还没发展起来的郊区，每天早晨走出小区门的时候，要等二三十分钟，才会看到一辆破旧的绿色公交，一颠一颠地驶过来，中间转乘一次到国贸。国贸那时是CBD，也是公交换乘中心，住在东边的人们，总是先到那里，再往四处散去。2000年的时候，国贸桥下就有拼车回通州的了，领先顺风车概念最少15年，每当夜色降临，国贸桥上总有司机吆喝“回通县，回通县，有大座，有大座”。

中间几年，因工作单位变化，坐地铁的时候更多，2005年之前的北京地铁，不像现在这么挤，虽然座位时常是满的，但起码通道不是人挨人。在地铁月台等车的时候，或者穿行漫长的地铁通道的时候，总会有音乐传来，放得最多的是班得瑞(Bandari)的曲子，曲名大概是《安妮的仙境》或者《春野》，后来的地铁，就极少听到有音乐放了，有音乐的地铁，显得缓慢而安静。

再就是前几年，国外那家网约车公司进入北京的时候，开始习惯乘坐网约车，那时候的网约车，车干净，司机礼貌，车上备有矿泉水和充电线，如果带着行李的话，会主动帮打开后备箱，拎行李。有那么两三次，和司机聊得比较愉快，车到半程司机就点了结束行程——没别的意思，司机的想法是本来也不靠这赚钱，就图一高兴。上述种种，提升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缓解了社会氛围的焦虑，有那么几个瞬间，因为这家网约车公司，我险些爱上这座城市了。

我就是在这一时期，当了一次顺风车司机的。那天晚上路过大望桥，刚好是下班高峰，桥下满是脸色焦急等待回家的人们。转弯的时候，车开不动，于是有人理所当然

食话

郑学富

《晋书》记载，毕卓少年时就放达不拘，当上吏部郎之后，经常饮酒而废弃公事。有一次，邻居酿好新酒，毕卓因醉酒晚上到酒瓮中盗酒喝，被管酒的人抓获用绳捆绑，天明一看，竟是毕吏部，遂为其松绑。而毕卓却拉着主人在酒瓮旁宴饮，喝醉后方散去。他曾说“得酒满载百斛船，四时甘味置两头，右手持酒杯，左手持蟹螯，拍浮酒船中，便足了一生矣！”旷达闲适之态溢于言表。古代文人把赏菊、持蟹、饮酒、赋诗，视为高雅之事。李白也在《月下独酌》中写道：“蟹螯即金液，糟丘是蓬莱。且须饮美酒，乘月醉高台。”诗仙月下持螯举觞、一醉方休的豪放高傲之状跃然纸上。

文人善饮酒，而蟹又是下酒佳肴。当年隋炀帝在巡幸江南时曾称螃蟹为第一美味，还设计出一道名菜“镂金龙凤蟹”。民间也有“螃蟹上桌百味淡”“一蟹压百菜”之说。尤其是金秋季节，稻谷飘香，鱼肥蟹美，是食螃蟹的大好时节。明朝文学家、书画家徐渭曾在一幅蟹图上题了一首诗：“稻熟江村蟹正肥，双螯如戟挺青泥，若教纸上翻身看，应见团团董卓脐。”此时的螃蟹能肥到什么程度呢？比东汉奸雄董卓的肚脐还肥。董卓硕牛膏，吕布杀之，弃尸于市。守尸的官吏用芯子点上火放在董卓肚脐眼里，“光明达曙，如是积日”。唐代诗人殷尧藩即使在病中还念念不忘蟹的美味：“重阳开满菊花金，病起支床惜赏心。紫蟹霜肥秋纵好，绿螯蚁满晚慵斟。”无独有偶，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在病榻上仍不能忘怀肥美的螃蟹，他在《病中代书奉寄圣俞二十五六》一诗中写道：“忆君去年